

寸人豆马随笔

梁南

著

作家出版社



梁南 著

寸人豆马随笔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寸人豆马随笔/梁南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3
ISBN 7-5063-1081-3

I. 寸…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351 号

寸人豆马随笔

作者: 梁 南

责任编辑: 王 元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60 千

印张: 9

插页: 2

版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81-3/ I · 1069

定价: 12.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前 言	1
1. 草帽之谜	3
2. 不识历史	6
3. 初次失落	10
4. 换土栽根	14
5. 第一功课	18
6. 喘息片刻	22
7. 疏通脉络	26
8. 比鉴大小	30
9. 外伤内伤	33
10. 风雪夜归人	37
11. 树之语言	41
12. 改变政治属性	44
13. 雪地木筏	48
14. 水草之态	52
15. 易水养鱼	56

16. 剖腹开河	59
17. 大放“卫星”	62
18. 高芬现象	66
19. 送君南浦	71
20. 海绵情状	75
21. 初窥虎林	78
22. 引子·灾戾年速写	83
23. 妄入原始林	86
24. 群兽追逐	90
25. 半睡树上	94
26. 夜被雨洗月抱	97
27. 走出死谷	100
28. 野山楂树	103
29. 一得一失	106
30. 半个小偷始末	111
31. 死去的人	118
32. 牧人·牧场	122
33. 蛹变蝴蝶	132
34. 枯鱼过河泣	136
35. 我的牙齿	140
36. 牙齿补阙	144
37. 饥饿疗法	148
38. 国庆受难记	152
39. 体念国际歌	156

40. 举燭火者.....	160
41. 人蛇同眠.....	164
42. 隆冬露宿.....	168
43. 大烟儿泡.....	171
44. 天外来客.....	174
45. 我那间泥屋.....	178
46. 夜读取乐.....	183
47. 准伊甸园.....	187
48. 添丁加口.....	192
49. 分畦种菜.....	195
50. 钓鱼·家计.....	199
51. 夜钓漫笔.....	204
52. 劈柴史话.....	208
53. 钓鱼赘笔.....	211
54. 桶落井底.....	215
55. 倒霉年份.....	218
56. 知识贫乏症.....	222
57. 蜉蝣水葬.....	225
58. 千古奇观.....	228
59. 清贫·买磨.....	231
60. 归真返璞.....	239
61. 北山采药.....	243
62. 琢磨自然.....	247
63. 山槐绝迹.....	251

64. 家庭理发店	255
65. 黄榆餐桌	258
66. 业余木匠	262
67. 拒绝半导体	266
68. 弱者反击	273
69. 人兽差距	279

前 言

“寸人豆马”意指人只一寸，马若豆小。这是明清小品大师谦称作品体裁简短的妙喻。这本随笔，袭取其意，表示篇幅短小（约五十篇在二千字以下），一事一文，或取横断，或摘一枝，务在去芜存精，这是一层意思；其次，这本随笔，写的是50年代我被削职后，流徙于边陲洪荒地带，茫然走入蚊蚋如雾苦境中的心感身受。寸人骑豆马，风雨凄迟走过二十余年，窘困淹蹇之状可知。人生如寄，世态凉薄。一个那时失掉人性尊严的人，既是“异类”“小人”，所述之事又是瓜豆芝麻，眇乎其小，平乎其庸，但千形百态，饶有趣味。故将随笔冠以“寸人豆马”书名，盖纪其实也。

这类旧事，烂熟滴红于思域近四十年，如今泻苦回甘，一念即至，不呼亦来。因此，写这本书，我最具野心，必欲将其写成较世俗散文还要散文的一种随笔形式，故此特别着意人生慧思的艺术写述，力求不蹈前人陈迹，不落他人窠臼，着眼选材新鲜，视角独特，只谈他人未曾涉猎的事物，让构语新致洗炼，文笔典雅美奂，品位高洁一些。

更主要的是，不以今天的尺寸，去衡度旧日之时空，则

那时感情心灵里的旧事旧貌，不止新洁如故，恍如知己走来，还会丢弃反省和忏悔，彼此欢晤耽溺，甚是百脉通畅，过瘾解馋。于是，乃将恭受“洗礼”的实况，赋之笔端，不仅个人得以反刍受益，读此书的人，亦会感知我们这些怪头耷头的名教“罪人”的情状，在抿唇莞尔之中，也将增广见闻，必有所得，必有所悟。

然而，千万不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庸俗如我，那时是不敢争的。

草帽之谜

佛法称永恒的真实为“实相”。我非佛门弟子，但却感到“草帽”那种永恒真实的实相，直到我头白齿豁，还不时透形透色浮在头顶而驱之不去，令人不时也嚼起五十年代的苦橄榄来。这种草帽，是政治帽子的艺术变形，当年智而能愚的人，是深知其底细，有以见之的。

自从方位名词左、中、右在当时的现实里变成政治概念后，政治水位亦日渐上涨，随之又孵化出一些政治帽子，加冕在人们的头上。这种帽子一则混沌无形，二则赏赐给谁，谁就得戴，让人尊口难开，申辩无地。

例如“右派”帽子，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共计十八个字，压缩为帽子仅称“右派”。此帽一戴，就很难从时风世态里安然走过去。不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亲故惊散，夫妻反目，把你抛到十丈红尘之外，一日百寒百惊，使你在国人共诛之共讨之的空间里，肢骨由硬化软，神志由清变浊，个头由高降低，沦为自贱自秽的小人，而后，人迹弗踵，流徙到遥远而又遥远的边地。

这时，最渴望借助一顶有形的草帽，来压着无形的政治帽子，聊以遮盖祛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多年来在“右派”聚集之地，寒不披裘，暑不张盖，唯戴草帽，形成50年代边地一种特殊的“人文”（人为）景观。至今似乎没人去推求“何以这样”的本原。

在“右派”窝里虽然品类有别，雅俗异域，“二十二条军规”里，谁也说不清谁犯的是哪一条；但政治身子都被红笔改削过，各种各类之中，有李代桃僵，代人受过来的；有盲人摸象，妄参末议受祸的；更有号称嫡系传人的布尔什维克，也一夕突然变为鹄面鸠形的恶鬼，如同过江之鲫，缙尘染面而来。尽管支脉不类，其为“右派”之恶名则一。

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心理障碍：生怕别人鉴貌辨色，认出“右派”尊容，让其承受难以消化的蔑视。针对心理障碍，需要对“症”发“药”，进行心理治疗。草帽便应时应运担当起这种治疗的角色。这，一点不言过其实。

“右派”在边地是一个最惹俗眼窥测的群体，群出群入，惊尘四起；而每有行动，个个肩挑背扛，如吉普赛人，加之服装奇形怪状，人人干筋瘦骨，卑亢失度，尊严扫地；甚至清一色的土脸土色，灰眉灰眼，一副偃蹇万状的窘态。精神的意外承受本已极大，这还不算，更怀着“所欠惟死”的痛苦心境，故引得不知“右派”为何物的“日妈操娘”之流侧目，动辄小加声色，指背戳脸，呼为“老右”，这些他们尚能忍受下来。可是，连许多通人学士见之，亦惊俗骇耳，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就接受不了。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党锢之祸”时，“党人避难投迹各地，庶民百姓无不一门争死护之蔽之”的古风哪里去了？当人们感到这张脸真没地方放的时候，便想到一帽蔽之了。哪怕因此也遮断秀

色粲然、清丽宜人的风景，还是觉得失之有得。风景本来就不是疗疾的药石，草帽却是。

目不求色，口不求味的“右派”们，草帽既戴，这才实际感受到它的许多意外优越。岂止杜绝俗人俗眼，割断鄙夷的视线，可以息烦释躁；而且，遇着寒风割眼，睫毛茹霜的季节，拉歪草帽，预先抵挡片刻，还可争得一个缓冲机会；出入树林子，草帽更揭不得，不然草爬子掉入脖颈内叮人，传染森林脑炎，后果难测。一帽多用，顶在“右派”头上，真是得其所哉了。

既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仅大庭广众间破帽遮颜来往，走陋巷荒陌亦戴之不误，像正宗的“右派”帽子，戴成开掘造化的一种“人文”（人为）景观了。

如果“知耻近乎勇”这话不错，那末，我们也都不是精神侏儒症患者，而且是勇者了。以故成为“实相”，落根心里。

不识历史

通晓历史和对历史饶有志趣的人，越来越少了。对以往走在历史永巷里的知识分子，今人尤其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其情貌心絮及命运之遭逢于万一。其实，知识分子的昨天，本身就是一部不乏价值的教科书亦即历史，不可不知。

勾勒知识分子的立体肖像，着笔极难。不止质地品位，人格风神各不相类，难求笔力综析出总括全貌的代表人物。自古至今，又名目繁多，于今为最。古代典雅尊崇的称谓，是儒或士（士有时又不全指知识分子，例如《晏子春秋》记述的“二桃杀三士”之士就不是），巫史祝卜之流，亦可归属儒门。但儒字前若加竖、腐这类贬义字义，则又失去典雅尊崇之意。朴素的称谓是青衿或青襟、学子、秀士、秀才、举子、文士、文人、秀才班头、读书种子及书生或骚人墨客与书鱼；蔑称则叫书呆子、穷酸、措大及臭老九。当代称谓那就广博无涯，足以编一部辞书了。如此复杂的肖像，纵能入画，品地节操却难以状之。

统括言之，无论称谓流品，德操学识，知识分子与统

治者，无非都是主从关系。这也难怪。知识分子不是自食其力的一个天然经济实体，像靖节先生那样“躬耕南亩”的人，是千古一人；不找依附对象，便无安身立命之地，如无地的农夫那样。故依附是其生存手段。正因这样，它给人的总体印象，总逃不脱或五饥六瘦，独行苦节，蔬水曲肱；或柔荏驯善，蓬头跣足，披发行吟；更或一无伎艺，射不穿孔，手不缚鸡。总之，处于弱者形象地位，而又心向魏阙，不甘陆沉，孜孜于谋求个一官半职，类似于伸着脖子鉴食的丐帮人物。

不同的是，他们是以吞吐知识为生的一群。

这一群当了官，挂着印，品类节操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类别有三：

有的朝服冠冕，但倾向人民，敢于为民请命，如白居易、苏东坡与郑板桥等；有的干不几天就挂冠而去，或干脆拒绝做仆从，采取与当权者不合作不合拍的态度，乃至隐姓埋名，隐遁山林。这两种类别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多数既得利益者则死心塌地，为虎作伥，为王前驱，甘当爪牙。两头小，中间大，相去万万。

据说，刘邦“不好儒（笔者按：张良陈平非儒乎？），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笔者又按：戴儒冠者未必就是儒，不戴儒冠者未必就不是儒，一如《庄子·田子方》所说：“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刘邦大约明白此理，故对假儒当面辱之）（见《史记·酈其食传》）。但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却因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而在西汉红灼一时；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更大红大紫过，三十三卷《战国策》可资佐证。知识分子在这些时代时运还不错。

又据《唐摭言》载，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圈套）矣’。”圣皇雄主的李世民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鉴判出知识分子依附性的要害。这既给他们以夤缘时会的机遇，也导致他们坐胎受祸的末路。在一世雄主眼里，知识分子居然被视为“天下英雄”，可见唐代知识分子的日子还算好过，那么多针砭时弊甚至呵佛骂祖的诗篇，并没引来什么文祸。

然而，统治者总是根据自己手上制造的政治气象，找田引水，以权术的理性绳尺，玩弄知识分子于股掌之上，绝少垂赐慈悲。更恶劣的是，设计堕人。因为，泛然杂处，各取一脔的知识分子，始终都好像处于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陈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分化状态；本该万物生生，流衍互润，而分化出去的知识分子，却发难拆台，造成自己整自己的劫难。唐代牛李党争，宋代新党旧党之争以及“乌台诗案”，莫不如是。

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大劫数，发难人就是荀子的高徒李斯，余波所及，“诸生传相告引”，内讧叮咬出了四百六十余人，被秦始皇坑之咸阳；第二次大劫难，是后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十年左右，诛杀流徙废置知识分子千人；明代末年末对东林党人的镇压是知识分子的第三次大劫，亦颇骇人听闻。清代拿知识分子试刀的文字狱，尤为残酷，这是人所共知的。

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才从历史上的分化大体趋于一致。夹着尾巴做人的境况，有所改变，仆从身价有所改观，各守其业，各得其所，他们觉得人格上升到了主人的地位，觉得可以与现政权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为此，开始侃言正色，匡补时弊，纠正缺漏。

不期一时疏忽，遂成千古。死者已名登鬼箴，无从知之；大难不死者犹在，谁又认识？谁又理解？那些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至今对此面无表情，目无定睛，却一派谰语扰人。这不是仁智之歧，而是历史的无知。我们犯“时代错误”在前，这些人又犯另一种形式的“时代错误”在后。都是瞎子走路，走一辈子路都不是路。

更有一些临盆起就坐入温香蓬茸的毛毯，受到奶汁果浆灌溉而艳绝起来的人，直到双唇浓墨着髭须，也不认识枫叶、五星的象征和喻义，不认识我们蒙袂辑屦、牛衣垢面、腰系草绳的人，是怎样背负苦难的十字架与信念，从骨瘦如柴的无路之路走来的，不认识我们的肋骨都有补丁，而我们的每根头发，都是把昨天拖到今天的纤绳。我们也是时代的纤夫。

没人认识我们，是没人愿意正视历史。

人们只认识我们狼藉的形体，我们佝偻的背脊，我们无告的视线，和我们鸡骨支床的情态。这是时风流尚给我们洗磨出来的形象，不是我们的原真形象。

峰多障目，江远浮天。变异的环境使人们容易产生美学上的审美错觉。他们潇潇洒洒地拿了今天的审美尺度，给我们昨天的真诚号脉，讥我们为愚昧，甘受扭曲的一群……

宁不哀哉！

初次失落

由于丰茂的林泽水域的多情润色，边地天候，变异万端，漫无规律。气象俗谚说：晨看东南，晚观西北。验之此地，时时乖错不灵。

1958年4月末，黎明薄如蝉翼的时分，数椽茅茨间，已拥拥挤挤走出肩荷垦荒家什的几百“老右”。走未三五里，裤角就糊满泥泞。天气有了点暖意，开始解冻了。

我们面向东南方位走，唯见远天一抹玫瑰红。饥饿了一夜的小咬，倾巢出动，哄然聚身，纠缠着人叮咬。有些人受虐后过敏而肌肤红肿，奇痒难耐。沿途蚊蚋浮聚如雾，看准我们这些唐僧肉，随人而动。这是天候将变的一种征兆。一种物候往往诠释着另一种物候的流变。然而，东方熙蔚，天顶疏脱如玉，怎么可能豹变呢？变与不变，都得向前走，所以，并不在意，尽忙着驱打叮在脸上的蚊蚋。

几个老成持重者，特别是翻译出身的老吕头，依然未雨绸缪，薄棉衣外，再套一件旧雨衣，被人讥为契诃夫小说《套中人》里的角色。老吕头厚道，任人去叫，不以为忤。